

第二十章 朝堂激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群臣嘩然，誰也想不到範閑竟是寧折不彎的性情，死都不肯自辯一二。吏部尚書顏行書將臉一黑，正準備說些什麼，一抬眼卻看見列在自己前方的那幾位超品大員都悶不作聲，這才想起來，事情肯定不會這麼簡單。

樞密正使秦老將軍花白胡子在殿風裏蕩著，老眼微眯，似是睡著了。顏行書往側下方一瞄，秦老將軍的兒子樞密院參議秦恒也緊緊閉著嘴，再也沒有初春時提議範閑出使北齊的勇氣。

軍方保持沉默是應有之義，一方麵他們與監察院的關係良好，另一方麵這是京都官場的侵伐，他們沒有必要插言。但是文官之首的舒大學士也是一臉恭謹，卻像是沒有聽到殿前這番對話，幾位尚書都成了泥塑的菩薩。

顏行書暗自揣摩一二，似乎沒有必要為了遠在信陽的長公主得罪範閑這個愛生事的小黑狗，於是也把嘴巴閉了起來。

...

見沒有大臣出言訓斥範閑，皇帝陛下的臉色卻依然沒有緩和，眸子裏閃過一道寒光，盯著範閑說道：“你不自辯，那就聽聽賴卿如何分說吧。”

左都禦史賴名成領旨上前，將奏章中關於範閑的道道不法事全數念了出來，一筆一筆，倒真是清清楚楚。範閑心頭叫苦，心說這位左都禦史果然不愧姓了個賴字，怎麼把什麼事兒都賴到自己頭上了？一處那些小兔崽子上個月索的賄銀，和自己能有什麼關係？

朝堂之上一片議論之聲，投往賴名成與範閑的眼光都變得有些古怪了起來。都察院所參之事中。首當其衝的，便是宮中戴公公涉嫌為其侄戴震檢蔬司事發，向監察院提司行賄銀兩。眾大臣以想你這小賴怎麼還敢把事情扯到宮中？另一方麵又在鄙視範閑，這大好地機會。居然隻收了老戴一千兩銀子，這朝上站著的前輩們，誰還有那個心思收這些小錢？

聽到事情涉及宮中，皇帝陛下卻是麵色不變，竟是直接喊侍衛去傳了淑貴妃那宮中的戴公公來朝堂對質。

眾官雖然心知這等查案的法子實在有些胡鬧，但誰也知道陛下不是位拘囿於腐規俗矩地人物，加上也都好奇這件事情到底會怎麼了局，所以都悶不作聲。

不一時，戴公公便被領上殿來，他早就知道今天朝會上說的何事。心中惴惴之餘，也是好生納悶，心想自己送銀票隻不過經了宜貴嬪的手。那位主子性情開朗，但向來嘴風極嚴，加上與範閑又是拐著彎的親戚，怎麼也不會將自己賣了亞，這風聲又是怎麼傳到都察院去了？

上殿之後。先呼萬歲，再呼冤枉，戴公公瞞著屁股老淚橫流。對著皇帝止不住的磕頭，力承絕無此事：“陛下向來嚴禁宮中奴才們與朝臣相通，老奴膽子小，更不敢違例，說到這位小範大人，奴才確實聽說他的名字，因為...”

戴公公可憐兮兮地看著龍椅上的皇帝陛下：“這全天下人都知道範詩仙的大名，奴才雖是個殘廢，但也是慶國的殘廢。聽說小範大人出使北齊，為聖上增光添彩，心裏也自然高興，日常閑談中免不了會提到小範大人。可是，奴才連小範大人的麵都沒有見過，又怎麼可能行賄？”

左都禦史賴名成冷冷問道：“戴公公真沒有見過範提司？”

戴公公跪地膝蓋生痛，心裏早已經將這個多管閑事的禦史罵了無數遍，聽到問話後驟作恍然大悟狀：“想起來了，去年送聖？去範府的時候，曾經見過小範大人一麵，不過當時是傳，所以是進門即走，如果這算見過...也隻有這一麵。”

戴公公接著嚎哭著賭天發誓道：“萬歲爺啊，老奴真地隻見過小範大人這一麵，如果我還見過他，讓我腸穿肚爛，不得好死，下輩子還做公公。”

這誓發的夠毒，陛下怒罵道：“說的什麼狗屁話！”

賴禦史卻是眉間微有憂色，說道：“行賄之事，也不見得雙方一定要見面...戴公公，本官問你，你是否有位遠房侄兒叫戴震，在燈市口檢蔬司做個小官？”

戴公公不敢隱瞞，點了點頭。

賴禦史正色稟道：“陛下，那位戴震便是位貪...”他將監察院一處查案的事情全數說了一遍，然後雙眼盯著範閑，冷冷說道：“敢請教範提司，這位戴震如今又在何處？”

範閑想了一會兒之後，回答道：“此案已結，這名叫戴震的小官吐出贓銀後，已經奪職，如今地去向，本官卻是不知。”

賴禦史冷冷說道：“好一個不知，明明是你受了戴公公賄賂，私法犯官，那戴震在檢蔬司六年，不知道貪了多少官的銀子，提司大人一句不知，一個奪職，隻是收了些許銀子便將他放走，真不知道這其中有何等樣的玄妙。”

範閑不慌不忙，有條不紊地應道：“院中查實，戴震六年裏一共貪了四百七十二兩銀子，依慶律第三則之規定，數目在五百兩以下者，奪職返銀，加處罰金，並不需要移送刑部。此案結，戴震除官，罰銀千兩，不知道賴禦史以為本官如此處治有何不妥，有何玄妙？”

戴震地案子是監察院查的，至於他到底貪了多少，還不是範閑的一句話。

賴禦史氣急反笑道：“四百七十二兩？範提司莫不是欺瞞這朝中百官沒長眼睛吧？”

這話就說的極重了，範閑卻反而笑了起來：“當然，戴震經手還貪了些青菜瓜果之類，依例也應該折算成現銀，如此說來，的確是院中辦事不夠細致，賴禦史提點的有理，本官在此謝過。”

賴禦史見他一味胡攪瞞纏，大怒喝道：“豈有此理！那戴震這六年裏少說也貪了四千兩銀子！民怨沸騰至極，範提司一力為其瞞護，究竟意欲何為！”

朝堂上一片安靜，隻聽得到這位禦史大夫怒意充盈的逼問。

範閑緩緩抬起頭來，用微寒的目光看了這位禦史大夫一眼，往前輕輕踏了一步。

賴禦史看見他那張俊美麵容上的寒意，一時心誌為其所懾，下意識地退了一步。

範閑盯著他地雙眼，忽然開口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意欲何為？民怨沸騰？”

他深吸了一口氣，譏誚說道：“敢請教賴禦史，你身為都察院禦史，身負風聞奏事之責，既然你口口聲聲說戴震貪了這麼多銀兩，民怨沸騰極大...那這六年裏，都察院怎麼沒有一篇奏章提及此事？難道你才是真正想瞞護其人罪行的官員？民怨沸騰，你怎麼不提請京都府尹捉拿歸案！”

他驟然發怒，朝堂中眾臣都為之一怔。

範閑不給賴禦史說話的機會，寒聲說道：“本官執掌一處不過月餘，便查出戴震貪贓之事。賴禦史這六年裏久知戴震民怨極大，卻是不言不語，當個啞巴！監察院查了案子，倒成了不是，都察院的禦史大人們整整當了六年啞巴！...”

“當了六年啞巴！如今卻說我監察院貪贓枉法！”

範閑對著龍椅上的皇帝揖手一禮，回身怒意十足地質問著賴禦史：“我倒想請教大人，您究竟意欲何為！”

連環炮一樣的逼問，當場就把左都禦史打蒙了，他知道自己先前說了一句錯話，結果就被範閑抓住了把柄??如果承認都察院對戴震貪贓一事並不知情，那範閑強說戴震隻貪了四百多兩銀子，也沒可能再翻案。他先前一怒之下，說出戴震貪銀極多，民怨極大，卻是中了範閑的套??身為都察院禦史，既然明知此事，為什麼六年裏沒有一絲動靜？偏偏要在監察院查了案子的情況下，跳將出來參劾查案之人，這個事實經由範閑點出之後，便成了都察院眼紅監察院，誣攀虛構罪名的有力佐證。

朝堂上的眾大臣看著賴禦史的目光便有些不善了，而看著小範大人的眼光卻有些佩服，這些老狐狸們當然清楚這件事情中的根節，隻是範閑當廷挖洞，賴禦史當廷跳下，這份功力與準頭，實在是令這些老狐狸們也有些忌憚??這哪裏像一位入官場不過一年的年輕人！

眾人在心中暗歎，這範閑是詩也寫的，架也打的，如今官也會做，真不知道範建這個老錢簍子的命怎麼會這麼好，養了這麼好一個私生子出來。

左都禦史賴名成氣的雙唇直抖，一拂雙袖，對陛下跪了下來，沙啞著聲音激動稟道：“臣職行有虧，請陛下嚴懲。但範提司枉法一事，陛下不能輕縱，由大理寺細細查探，定有所得！”

皇帝早已經聽的有些不耐煩了，看見範閑的表現，龍目之中閃過一絲微喜，旋即狀作不耐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堂堂左都禦史，不知道一個送菜小官的貪贓枉法事也是正常，有什麼好懲的。隻是記住了，日後莫要再在朝堂之上誇大其事，用民怨來說事兒...朕不是北魏或北齊的皇帝，慶國也不是那種國度，邀清名這種事情以後莫要做了。”

邀清名？賴名成又羞又怒，死也不肯接受這種名聲，咬著牙跪在地上不肯起身，連連叩頭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